

QUAN GUO XUAN CHUAN WEN HUA XI TONG
SI GE YI PI REN CAI ZUO PIN WEN KU

ISBN 978-7-101-07617-2



9 787101 076172 >

定价：72.00元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文艺界

扎西达娃小说集

扎西达娃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扎西达娃小说集/扎西达娃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1.3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ISBN 978 - 7 - 101 - 07617 - 2

I. 扎… II. 扎…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4680 号

-
- | | |
|-------|---|
| 书 名 | 扎西达娃小说集 |
| 著 者 | 扎西达娃 |
| 丛 书 名 |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
| 责任编辑 | 罗华彤 |
| 装帧设计 | 毛 淳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5¼ 插页 4 字数 384 千字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7617 - 2 |
| 定 价 | 72.00 元 |
-

出版说明

实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推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重要举措。实施这一工程，旨在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流的思想理论家、一流的记者编辑主持人、一流的出版家、一流的作家艺术家。为集中展示“四个一批”人才的优秀成果，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四个一批”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文库》主要收集出版“四个一批”人才的代表作，包括理论专著论文、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作品等。按照精益求精、分步实施的原则，《文库》将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陆续出版。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8年12月

目 录

短篇小说

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	(3)
冥	(22)
智者的沉默	(32)
去拉萨的路上	(36)
自由人契米	(61)
流放中的少爷	(68)
世纪之邀	(75)
风马之耀	(86)
悬岩之光	(106)
朗杰的日子	(109)
泛 音	(128)

中篇小说

夏天酸溜溜的日子	(153)
巴桑和她的弟妹们	(208)
野猫走过漫漫岁月	(279)
地 脂	(329)
西藏,隐秘岁月	(364)

短篇小说

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

现在很少能听见那首唱得很迟钝、淳朴的秘鲁民歌《山鹰》。我在自己的录音带里保存了下来。每次播放出来，我眼前便看见高原的山谷。乱石缝里窜出的羊群。山脚下被分割成小块的田地。稀疏的庄稼。溪水边的水磨房。石头砌成的低矮的农舍。负重的山民。系在牛颈上的铜铃。寂寞的小旋风。耀眼的阳光。

这些景致并非在秘鲁安第斯山脉下的中部高原，而是在西藏南部的帕布乃冈山区。我记不清是梦中见过还是亲身去过。记不清了。我去过的地方太多。

直到后来某一天我真正来到帕布乃冈山区，才知道存留在我记忆中的帕布乃冈只是一幅康斯太勃笔下的十九世纪优美的田园风景画。

虽然还是宁静的山区，但这里的人们正悄悄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这里有座小型民航站，每星期有五班直升飞机定期开往城里。附近有一座太阳能发电站。在哲鲁村口自动加油站旁的一家小餐厅里，与我同桌的是一位喋喋不休的大胡子，他是城里一家名气很大的“喜马拉雅运输公司”的董事长，在全西藏第一个拥有德国进口的大型集装箱车队。我去访问当地一家地毯厂时，里面的设计人员正使用电脑程序设计图案。地面卫星接收站播放着五个频道，每天向观众提供三十八小时的电视节目。

不管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怎样迫使人们从传统的观念意识中解放出来，帕布乃冈山区的人们，自身总还残留着某些古老的表达方式：获得农业博士学位的村长与我交谈时，嘴里不时抽着冷气，用舌头弹出“啰啰”的谦卑的应声。人们有事相求时，照样竖起拇指摇晃着，一连吐出七八个“咕叽咕叽”的哀求。

一些老人们对待远方的城里人,仍旧脱下帽子捧在怀中站到一旁表示真诚的敬意。虽然多年前国家早已统一了计量法,这里的人们表示长度时还是伸直一条胳膊,另一只手掌横砍在胳膊的手腕、小臂、肘部直到肩臂上。

桑杰达普活佛快要死了,他是扎妥寺的第二十三位转世活佛。高龄九十八岁。在他之后,将不再会有转世继位。我想为此写篇专题报道。我和他以前有过交道。全世界最深奥和玄秘之一的西藏喇嘛教(包括各种教派)在没有了转世继位制度从而不再有大大小小的宗教领袖之后,也许便走向了它的末日。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支配着意识,我说。

扎妥·桑杰达普活佛摇摇头,表示否认我的观点。他的瞳孔正慢慢扩散。

“香巴拉,”他蠕动嘴唇,“战争已经开始。”

根据古老的经书记载,北方有个“人间净土”的理想国——香巴拉。据说天上瑜珈密教起源于此,这里第一个国王索查德那普在这里受过释迦的教诲,后来弘传密教《时轮金刚法》。记载上说,在某一天,香巴拉在这个雪山环抱的国家将要发生一场大战。“你率领十二天师,在天兵神将中,你永不回头,骑马驰骋。你把长矛掷向哈鲁太蒙的前胸,掷向那反对香巴拉的群魔之首,魔鬼也随之全部除净。”这是《香巴拉誓言》中对最后一位国王神武轮王赞美的描写。扎妥·桑杰达普有一次跟我说起过这场战争。他说经过数百年的恶战,妖魔被消灭后,甘丹寺里宗喀巴^①墓将自动打开,再次传布释迦的教义,将进行一千年。随后,将发生风灾,水灾,最后洪水淹没整个世界。在世界末日到达时,总会有一些幸存的人被神祇救出天宫。于是当世界再次形成时,宗教又随之兴起。

扎妥·桑杰达普躺在床上,他进入幻觉状态,跟眼前看不见的什么人在说话:“当你翻过喀隆雪山,站在莲花生大师的掌纹中间,不要追求,不要寻找。在祈祷中领悟,在领悟中获得幻象。在纵横交错的掌纹里,只有一条路是通往人间的生存之路。”

我恍惚看见莲花生离开人世时,天上飞来了一辆战车,他在两位仙女的陪伴下登上战车,向遥远的南方凌空驶去。

^① 宗喀巴——黄教祖师。一世达赖和班禅的师傅。甘丹寺是他亲手创建的黄教根本大寺,在拉萨东郊。

“两个康巴地区的年轻人，他们去找通往香巴拉的路了。”活佛说。

我疲惫地望着他。

“你要说的是，在1984年，这里来了两个康巴人，一男一女？”我问。

他点点头。

“男的在这里受了伤？”我又问。

“你也知道这件事。”活佛说。

扎妥·桑杰达普闭上眼，断断续续回忆起当年那两个年轻人来到帕布乃冈山区的事，他讲起那两个人告诉他一路上的事。我听出扎妥活佛是在背诵我虚构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我给谁都没看过，写完锁进了箱里。他几乎是在逐字逐句地背诵，地点是一路上直到帕布乃冈一个叫甲的村庄。时间是1984年。人物一男一女。这篇小说没给别人看的原因就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主人公要去什么地方。经活佛点明我现在才清楚。唯一不同的一点是结尾时坐在酒店里有一位老人指路。我没写老人指的是什么路，当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而扎妥活佛说是在他的房子里给那两人指的路，但这里还有一个巧合，即老人与活佛都谈起过关于莲花生的掌纹。

最后，其他人进屋来围坐在活佛身边，活佛眼睛半睁，渐渐进入了失去知觉和思想的状态。

我研究过一点临终术，根据有关经书的叙述，从活佛脸上的光泽和瞳孔扩散的角度看，他正开始进入死与再生之间的第三个阶段。这中间共有七个阶段，每一阶段又细分为七个阶段，据说四十九点的祈祷祭祀便是表示七乘七的再生过程。

有人开始准备后事了。扎妥活佛将被火葬，我知道有人想拾到活佛的舍利作为永久的收藏和纪念。

与扎妥·桑杰达普诀别后，我在回家的路上开始考虑有关文学创作的动机问题：“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幼年时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它的替代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纯粹的精神的无意活动……在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又没有任何美学和道德的成见时，思想的自觉活动”（安德列·布列东），“是某种感觉的需要，那就是感到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我们是本质的”（让-保尔·萨特）。还有一种罕见的事实，即客观事物的物象通过意念的力量成为生物感应信息传递到作者大脑。像一部启示录。我曾在同

一时刻记录下了两个康巴人来到帕布乃冈的经过。之所以对后来的事不甚明了,定是某个信息发生了紊乱。

回到家,我打开贴有“可爱的弃儿”题辞的箱子盖。里面整齐地排放着上百只牛皮纸袋,我所有不被发表或我不愿发表的作品都存在里面。我取出一个编码是840720的纸袋,里面是一个短篇小说,还没有取名。下面是这篇小说的原文:

娉赶着她的二十几只羊下山的时候,站在半山腰。她看见山脚底下那一条宽阔蜿蜒、砾石累累的枯干的河床上有个蚂蚁般的小黑点在缓缓移动。她辨出那是一个男人,正朝她家的方向走来。娉挥挥羊鞭,匆匆把羊往山下赶。

她粗略算了算,那人得走到天黑才能到这儿。周围荒野只有这隆起的小山岗上有几间鹅卵石垒起的矮房,房后是羊圈,一共两户人家:娉和她的爸爸,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哑女人。爸爸是个说《格萨尔》的艺人,常常被几十地的外村人请去说唱,有时还被请到更远的镇里。短则几天,长则数月。来人骑马,还牵匹空马来到小山岗,把身背长柄六弦琴的爸爸请上马。随后马蹄声伴着铜铃声有节奏地久久敲响着荒野的寂静。娉站在岗上,一手抚摩立在她裙边的大黑狗,一直望到两匹马拐过眼前的山弯。

娉从小就在马蹄和铜铃单调的节奏声中长大,每当放羊坐在石头上,在孤寂中冥思时,那声音就变成一支从遥远的山谷中飘过的无字的歌,歌中蕴含着荒野不息的生命和寂寞中透出的一丝苍凉的渴望。

哑女人整天织氍毹^①,每天早晨站在小山岗,向空中撒出一把豌豆糌粑,呼喊观音菩萨。然后手摇一柄浸满油污的经轮筒,朝东方喃喃祈祷。偶尔在半夜时分,爸爸爬起身去女人房里,天蒙蒙亮时头顶蒙着长长的袍子又钻进自己的羊皮垫里。早晨娉起来挤完奶打好茶,喝糌粑糊。然后背上装了一天口粮的小羊皮口袋,背一只小黑锅,去房后拉开羊圈栅栏,软鞭一挥,赶着羊群上山。生活就是这样。

娉把食物和热茶准备好,趴在毯子上等待来客。室外的狗叫了,她冲出门,月亮刚刚升起。她拉住狗链,不见四周有人,一会儿,从她前面的坡下冒

^① 手工织成的粗毛呢。

出个脑袋。

“来吧，不要紧，我拉住狗的。”娘说。

来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

“辛苦，大哥。”娘说。她把汉子领进了房里，他礼帽下的额边垂着一绺鲜红的丝穗。爸爸不在家，去说《格萨尔》了。隔壁传来哑女人织氍毹时木槌砸下的梆梆声。这位疲惫的汉子吃过饭道完谢后便倒在娘的爸爸床上睡了。

娘在门外站了会儿，天空繁星点点，周围沉寂得没有一点大自然的声音，眼前空旷的峡谷地带在月光下泛着青白色。大黑狗被铁链拴着在原地转圈，娘过去蹲下身搂着它的脖子。想起自己在这寂寞简朴的小山岗上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想起每次来接爸爸上马的都是沉闷不语的人，想到屋里那位从远方来明天又要去远方的酣睡的旅人。她哭了，跪在地上捧着脸，默默祈求爸爸的宽恕，然后将眼泪在黑狗的皮毛上蹭擦干，起身回屋。

黑暗中，她像发疟疾似地浑身打颤，一声不响地钻进了汉子的羊毛毯里。

当东方的启明星刚刚升起，在摇曳的酥油灯下，娘把自己的薄毯裹成一个卷，在一只布袋里塞了些牛肉干、揉糌粑的皮口袋、粗盐和一块酥油，又背上天天放羊时在山上熬茶用的小黑锅，一个姑娘该带的都在她背上了。她最后巡视一眼昏暗的小屋。

“好了。”她说。

汉子吸完最后一撮鼻烟，拍拍巴掌上的烟末，起身。摸她头顶。搂住她肩膀，两人低头钻出小屋，向黑魆魆的西方走去。娘全身负重，身上的东西一路叮当响。她根本不想去打听汉子会把她带向何处，她只知道她永远要离开这片毫无生气的土地了。汉子手中只提着一串檀香木佛珠，他昂首阔步，似乎对前方漫漫的旅途充满了信心。

“你腰上挂条皮绳干什么？像只没人牵的小狗。”塔贝问。

“用它来计算天数，你没见上面打了五个结吗！”娘告诉他，“我离开家有五天了。”

“五天算什么，我生来就没有家。”

她跟着塔贝徒步行走，一路上，有时在村庄的麦场上过夜，有时住羊圈里，有时卧在寺庙废墟的墙角下，有时住山洞，运气好时，能在农人外屋借宿，或是在牧人的帐篷里。

“叫什么。”

他一连按出八位数，把显示屏显得满满的。

“怎么样，它知道吧？”

“叫什么。”

“你连自己的名字还看不出来？笨蛋。”

“怎么看。”

“你这样看。”他竖着给她看。

“这是叫嫁吗？”

“当然叫嫁，恰霞布久曲呵嫁。”

“嘿！”她兴奋地叫道。

“嘿什么，人家国外早用了。我在想一个问题，以前我们没日没夜地干活，用经济学的解释是输出的劳动力应该和创造的价值成正比。”他信口开河起来，把工分值、劳动值以及商品值和年月日加减乘除一通。又显出数字，“你看看，计算出来倒成了负数。结果到年终我们还要吃返销粮，向国家伸手要粮，这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你瞪我干什么？想吃掉我？”

“如果你没饭吃，你就在这儿吃好了，我拾了些柴就烧茶。”

“他妈的，你是从中世纪走来的吗？或者你是……是叫什么外星人。”

“我从很远的地方来，走了……”她又撩起皮绳。“刚才你数了多少？”

“我想想，八十五天。”

“走了八十五天。不对，你刚才说九十二天，你骗我。”嫁咯咯笑起来。

“啊啧啧，菩萨哟，我快醉了。”他闭上眼睛喃喃说。

“你在这儿吃吗？我还有点肉干。”

“姑娘，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吧？有快活的年轻人，有音乐，有啤酒，还有迪斯科。把你手中那些烂树枝扔掉吧！”

塔贝从黑压压一片看电影的人群中挤出来。他没被酒灌醉，倒被那银幕上五光十色，晃来晃去，时大时小的景物和人物弄得昏头涨脑，疲惫不堪，拖着脚步回到那幢空房里。小黑锅架在石头上，石头是冰凉的。嫁的东西都放在角落边。他端起锅喝了几口凉水，便背靠墙壁对着天空冥思苦想。越往后走，所投宿的村庄越来越失去了大自然夜晚的恬静，越来越嘈杂、喧嚣，机器声、歌声、叫喊声。他要走的决不是一条通往更嘈杂和各种音响混合声的大

都市，他要走的是……

娉撞撞跌跌回来，她靠着没有门框的土坯墙，隔着一段距离塔贝就闻到她身上发出的酒气，比他喷出的酒气要香一些。

“真好玩，他们真快活，”娉似笑非笑地说。“他们像神仙一样快活。大哥，我们后……大后天再走。”

“不行。”他从不在一个村里住两个晚上。

“我累了，我很疲倦。”娉晃着沉甸甸的脑袋。

“你才不懂什么叫累，瞧你那粗腿，比牦牛还健壮。你生来就不懂什么叫累。”

“不，我说不是身体。”她戳戳自己的心窝。

“你醉了，睡觉。”他扳住娉肩头将她按倒在满是灰土的地上。最后替她在皮绳上系了个结。

娉越来越疲倦了，每次在途中小憩时，她躺下就不想继续往前走。

“起来，别像贪睡的野狗一样赖着。”塔贝说。

“大哥，我不想走了。”她躺在阳光下，眯起眼望着他。

“你说什么？”

“你一个人走吧，我不愿再天天跟着你走啊走啊走啊走。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所以永远在流浪。”

“女人，你什么都不懂。”但是他知道该往哪个地方走。

“是，我不懂。”她闭上眼，蜷缩成一团。

“滚起来，”他在娉屁股上踹了两脚，高高扬起巴掌，做出砍下来的样子。“要不，我揍你。”

“你是个魔鬼！”娉哼哼唧唧爬起身。塔贝先走了，她拄着棍子跟在后面。

娉在一个她认为适当的机会时逃跑了。他俩睡在山洞里，半夜时她爬起身，没忘记背上她的小黑锅，借着星光和月光朝山下往回跑。她觉得自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自由。到第二天中午，在一边是深谷的岩边休息时，从对面山脊出现了一个黑点，就像那天她放羊回家时所看见的一样。塔贝截住了她。走来。她气得发抖，抡起小黑锅向他头上死命砸去，那其大无比的力量足以使一头野公牛的脑浆飞迸出来。塔贝惊骇机智地闪过，抬手一拨，黑锅从她手中飞脱，叮叮当当滚下深谷里。他俩互相看看，听见那声音响了好一

阵。最后娘只得呜呜咽咽攀下深谷，几个时辰后才把锅拣上来。锅身碰满了大大小小的凹坑。

“你赔我的锅。”娘说。

“我看看。”他接过来。俩人仔细检查了一阵，“只有一条小缝，我能补好。”

塔贝走了，娘垂头丧气地跟着。

“哎——”她用大得出奇的声音唱起一首歌，把整个山谷整得嗡嗡响。

大概有那么一天，塔贝对娘也厌倦了，他想：只因我前世积了福德和智慧资粮，弃恶从善，才没有投到地狱，生在邪门外道，成为饿鬼痴呆。而生于中土，善得人身。然而在走向解脱苦难终结的道路上，女人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是道路中的绊脚石。

不久，他俩来到名叫“甲”的村庄。这个时候，娘的腰间那根皮绳已系了一串密密麻麻的结。他俩没想到甲村的人们会敲锣打鼓站在村口迎接他俩。民兵组成仪仗队背着半自动步枪站在两旁，为了保险起见，枪口都塞了红布卷。两头由四个村民装扮的牦牛在夹道中跳着舞蹈。村长和几个姑娘捧着哈达和壶嘴上沾着酥油花的银壶在最前面迎接。原来这里一直大旱。前不久有人打了卦，今天黄昏时会有两个从东边来的人进村，他们将带来一场琼浆般吉祥的雨水，使久旱的庄稼得到好收成。他俩果然出现了，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欢天喜地将塔贝和娘扶上挂满哈达的铁牛拖拉机簇拥着进了村。男女老少都穿着新衣，家家户户的屋顶都换了新的五色经幡布。有人从娘的音容、谈吐和体态上看出了她有转世下凡白度母的特征，于是塔贝被撇在了一边。但是塔贝知道娘决不是白度母的化身。因为在娘熟睡的时候，他发现她的睡相丑陋不堪，脸上皮肉松弛，半张的嘴角流出一股口涎。所以塔贝知道娘不是白度母的化身。

他一人闷闷不乐地去酒店喝酒，他想惹点事，最好有人讨厌他，跟他过不去，他就有事干了。打上一场，那人敢跟他拼刀子更好。

酒店只有一个老头在喝酒，苍蝇在他头顶上飞来飞去。塔贝进去后，带着挑衅的神气坐在他对面。一个包花头巾的农家姑娘取一只玻璃杯放在他桌前，斟满酒。

“这酒像马尿。”他喝了一口大声说。

没有人回答。

“你说像不像？”他问老头。

“要说马尿，我年轻时喝过。那是真正用嘴对着公马底下那玩意喝的。”

塔贝得意地笑起来。

“为了把我的牛羊从阿米丽尔大盗手中夺回来，我从格则一直追到塔克拉玛干沙漠。”

“阿米丽尔是谁？”

“嘿，那是几十年前从新疆那边来的一支强盗的女首领，是哈萨克人，在阿里和藏北一带赫赫有名。一个万户数不清的牛羊群在一夜之间就从草原上带走，第二天从帐篷出来一看，白茫茫一片，留下的只有数不清的蹄印，连噶厦政府派出的藏兵也制不了她。”

“后来？”

“刚才你说马尿。是啊，我背着叉子枪，骑马追我的牛羊，在那大沙漠里，就是那几口马尿救了我的命。”

“再后来？”

“再后来，女首领要我留下，留我给她当……”

“丈夫？”

“羊倌。我是万户的儿子啊！他娘的长得真漂亮，她简直是太阳，谁都不敢对直看她一眼，我逃了回来。你说说，我除了地狱和天堂，还有什么地方没去过？”

“我要去的地方你就没去过。”塔贝说。

“你准备去哪儿？”老头问。

“我，不知道。”塔贝第一次对前方的目标感到迷惘，他不知道该继续朝前面什么地方去。老头明白他的心思。

老头指着 he 身后的一座山说：“谁也没有往那边去过。我们甲村以前是驿站，通四面八方，可就是没人往那边去。1964年的时候，”他回忆起来，“这里开始办人民公社，大家都讲走共产主义道路，那时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共产主义是什么，反正它是一座天堂。在哪儿，不知道。问后藏来的人说，没有。问阿里来的人说，没有。康藏的人也说没看见。那只有喀隆雪山没人去过。村里就有几个人变卖了家产，背着糌粑口袋，他们说去共产主义，翻越喀